

友聲有聲

試論交大·清華兩校合一的問題

魏凌雲

1998年2月底，在交大校長遴選公聽會上，主持人李遠哲拋出「交大、清華合一」的思考題，當場有施振榮及不少與會者贊同。我從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後，在直覺上，立刻聯想到，假如在美國有人以同樣的理由（兩校校區相近、資源相當、實力相當、各具特色、兩校師生間關係向來密切），提出「哈佛、麻省理工合一」，成為「哈麻大學」的構想，會得到的反響如何？以我的常識判斷，一定引起社會大嘩，學界震撼，兩校校友反對，認為不可思議，甚至Ridiculous。

兩校合一 一加一不等於二？

兩個著名學府的合一，不是：(1)化學問題：氫與氧各有特性與功能，化合成水，功能更大，應用更廣。在科學上，這無關「歷史」與「名氣」，但是兩個著名學府，如哈佛與麻省理工；交大與清華，各有上百年的光榮歷史。合併後，歷史從零開始，在學界以外，名氣等於零，有意使有名變無名，自古以來，很少人（除非修行、隱士）願做這種傻事，因為人之異於禽獸，在人以「名譽為第二生命」。(2)經濟問題：美國以及世界上的大公司，目前流行合併。合併後，可以大批裁員、節省開支、擴充銷路、增加贏利。但是兩個著名大學合一，不可能大批解聘教授，最多省去幾個高級主管。再者公司的董事長，有極大權力，可以決定一切，而大學校長，對內祇是「和事佬」或「協調人」，談

不上大權在握，可以決定學校一切。在大學裡，教授至上，權在「教授會」。兩個著名大學合一後，有權威的教授更多，校長更難得做事。不說別的，在國外大學，若某一教授因個人行為不檢（如性騷擾）被解聘，可引起法律訴訟，常看到校長敗訴辭職。再者兩校合一後，不但資源不能有效利用，而且因為強有力的院系爭風，弄得資源分散，大家都不好看。國內外大學校長難為，這是很大的原因。

李遠哲是化學家，他最欣賞看到許多化合物比組成份子功能更大更好。施振榮是企業家，他最樂見企業合併，贏利大增。可是兩個著名學府的合一，有「歷史」、「名氣」與「人的因素」，錯綜交織，不是純粹的「化學問題」和「經濟問題」。因此這種情形在國外不會發生（如哈佛與麻省理工合一），在中國大陸也不會發生，這一點，讓我來加以說明。

光榮歷史 豈忍拋棄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將智識份子貶為「臭老九」，他才不管什麼「歷史」、「名氣」與「人的因素」。在他的號令下，大陸上各地的大學，都一一合併，成為地方大學，以地名為校名。但是他不敢將清華與北大合成北京大學，也不敢將交大與復旦合成上海大學。因為這四個大學在中國有悠久的光榮歷史，名氣太大，四校校友，在中國文、理、

友聲

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友聲有聲

工各界，有如鋼筋混凝土，由下而上，屹立不墜。毛澤東對四個著名學府，不敢動易名念頭，一來是怕動搖國本（人才為國家之本），再來是怕背千秋罵名，只要後人在史書上寫一筆：「毛澤東銷除著名學府」，他就會與秦始皇同罪。

對於交大，毛澤東不僅不壓不併，而且擴充為四個交大，成為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與北方交大。他的用意有二。第一，在1950-60年代，中共反美、反蘇，深恐美、蘇轟炸中國沿海地區，使上海與北方交大受到破壞，失去工程人才的搖籃，因此在內地西安與成都，再加兩個交大，以確保中國工程人才於不墜。第二，在大陸，「無交不成工」，對於中國建設，交大人始終擁有最高榮譽。中國第一個橋樑專家茅以昇是交大人；第一個製造設計飛彈與人造衛星的錢學森是交大人。後者的貢獻，是將中國提升到與美、俄對抗的地位。中共為了使滿目瘡痍的神州大地，迅速建設起來，迫切希望交大培植大量工程人才。這個任務，只有交大才能擔負起來，所以設四個交大，主要用意在此。

本於光榮的傳統，交大人無論在大陸或台灣，在工程建設的表現，可說無出其右。就台灣來說，早期的「台灣奇蹟」，歸功於尹仲容（交大1925年電機）的卓越領導，而當時的鐵路、公路、電信與電力，由殘破到恢復到擴充，以至營運順暢，無一不是交大人披荊斬棘，殫精竭慮而完成。後期台灣電子工業的崛興與繁榮，若說是交大人打出的江山，亦不算過甚其詞。交大有如此的光榮歷史，豈忍輕易拋棄。

梅竹爭秀 難生奇葩

有人說，交大、清華兩校合一，將便「梅竹一出，誰與爭鋒」。問題在，一校之

內，梅還是梅，竹還是竹，梅竹爭秀，難生奇葩。真實的情況，有如一山藏二虎。再說明白一點，到了每年編預算的時候，會彼此禮讓，不愠不火？說打破頭，未免過份，但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則不希奇。再者，中國自古「文人相輕」，若說推心置腹，坦誠相向，戛戛其難，讓我來舉一小事為證。

我在加拿大一小城，住了將近四十年，當我初到的時候，中國人極少，以後逐漸增多，其中有教授、醫生、工程師等。1977年，我們成立「蘭亭社」，作為中國智識份子的俱樂部。隨後不久，本地有另一華人組織，稱為「中華文化中心」，主要份子為商人。「蘭亭社」有「才」，「中華文化中心」有「財」，如果兩者合一，則才財俱備，豈不大好。我記得在以後的十五年中，兩方開明之士，會商合一，但是始終談不攏。原因在，有「才」的人，和有「財」的人，性格、作風、談吐、氣質有相當大的差距，自然難得相合，只好各行其是。不僅我們小城如此，多倫多大城的中國人，組織如林，誰也不服誰，所以始終沒有一個中心大組織。因此在多倫多社會，中國人達二十萬，不僅力量不相加，而且甚至相減，更談不上勢力，令人浩嘆。

由此想到交大與清華，如合成一校，以交大人的樸質木訥，清華人的瀟灑風雅，是否能長久親密和睦，不無疑問，這與現在各自獨立的情形不同。就好比兄弟各安其屋，各樂其業，會面時，非常親熱客氣。但如同屋而居，利害切膚，難免鬥嘴，甚至鬩牆。若真有這難事發生，試問如何善其後？

有人以為大學愈大愈好，其實不盡然。麻省理工與加省理工，都是小大學，而聞名世界。後者尤小，始終保持學生在五千人左右，但其教授獲諾貝爾獎者，數目遠超許多大幾倍的大學。吳大猷常說大學要重質不重

友聲

量，希望台灣的大學學術水準，能達於世界第一流。交大與清華，如果保持小而專精，鍥而不捨，則迎頭趕上加省理工，不算難事。但如合成「新竹大學」，目標多元化，資源分散，鬥志鬆懈（名字與名氣，大有關係），則欲達一流，不知何年何月。

其實，現在交大與清華各自獨立，彼此互助合作，如學生可在兩校選課，教授可在兩校兼課，重要實驗室，如交大的次微米實驗室，與清華的精密儀器實驗室，互相利用，梅竹賽每年熱烈進行，講演會和講習會，彼此自由參加，在學術上各有千秋，力爭一流，有如哈佛之與麻省理工，齊名於世，豈不大善。

中國跨世紀的建國工程，現在正掌握在交大（江澤民）與清華（朱鎔基）兩大傑出校友之手（都出身電機），是兩校之榮。當初毛澤東如將兩校易名，則今後中國歷史可能重寫。我愛交大，我慕清華，謹馨香以祝，願兩校之名，長留寶島。

四、五月訂閱友聲徵信

王新昌	一年	500元	
金石堅	一年	500元	
洪振盛	一年	500元	
魏坤雄	一年	500元	
黃文新	一年	500元	
王國龍	一年	500元	
楊朝欽	一年	500元	
褚冀良	一年	500元	
陳萬在	一年	500元	
方壯勵	一年	500元	
涂滿煌	一年	500元	
張仲榕	一年	500元	
朱承蔭	一年	500元	
謝全益	一年	500元	
高大展	一年	500元	
羅守平	一年	500元	(捐款 500元)
陳錫裕	一年	500元	(捐款 1000元)
黃雄毅	一年	500元	
王寧遠	一年	1120元	(港澳地區)
郭進平	一年	1500元	(訂贈三校友各一年)
何榮隆	二年	1000元	
陶德麟	二年	1000元	
鄭學榮	五年	2250元	
林益富	五年	2250元	
杜紹祺	五年	2250元	
曾榮志	五年	2250元	
范德郎	五年	2250元	
沈孝本	五年	2250元	
廖培深	五年	2250元	
潘華堂	五年	2250元	
龔遂如	五年	2250元	
鍾祥鳳	五年	2250元	
吳啟明	終身	8000元	
方振洲	終身	8000元	
林榮春	終身	8000元	
林俊源	終身	8000元	
陳文松	終身	8000元	
黃顯雄	終身	8000元	

眼兒媚 思舊友

沈洪燾

相思千里路迢迢
往事似煙消
音塵乖斷
癡情未了
望到今朝

楊花有意催春老
處處亂紅飄
而今落得
孤心隻影
海闊天遙